



拉丁美洲的民间音乐体裁



拉丁美洲民间音乐中的歌舞曲体裁十分丰富, 有一些(如墨西哥的《帽子舞》——“哈拉贝”, 古巴的“伦巴”, 阿根廷的“探戈”等等), 已为各国人民所熟悉, 人们由歌舞而了解了它们故乡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渊源乃至历史变迁……可以说这些体裁恰似拉丁美洲民间音乐的脊柱, 了解了它们, 我们就能品尝到拉美各国民间音乐的纯正风味。

我们首先介绍墨西哥几种主要的体裁。

从十六世纪初叶西班牙人侵入到十九世纪初墨西哥独立的三个世纪, 欧洲文化的渗入和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使墨西哥文化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混合物——“梅斯蒂索”(Mes Tizo)。民间音乐同样经历了吸收、混杂、溶和的过程, 终而形成了具有墨西哥个性色彩的音乐风格。

一、“松”(SON)

“松”是一种有着西班牙血缘的抒情歌舞曲体裁, 约十八世纪在墨西哥形成。现已成为墨西哥民间音乐中最为纯正的、有个性的体裁之一。墨西哥许多州都有自己传统的“松”, 其中以哈利斯科州的“松”最为典型。“松”可以单独表演, 同时又是构成墨西哥民族性歌舞“哈拉贝”的核心成份(一曲“哈拉贝”通常包括三首“松”)。

“松”的结构是前奏——诗行不等的歌曲或歌谣——副歌和器乐过门交替进行, 并在过门时穿插舞蹈, 一般跳源于西班牙的踢踏舞。最早为“松”伴奏的乐器是小提琴、吉他、竖琴; 现在则由墨西哥最为典型的“马里阿契”(Mariachi)小乐队伴奏。七——九人, 包括小提琴、吉他、低音吉他、高音吉他和小号。

“松”的音乐一般采用大调式。旋律波浪起伏, 充满活力。这种活力也反映在节奏的频繁交替中, 多见于3/4与6/8的交替, 偶而与5/8交替; 其频繁的程度可以小节来计算, 如《公牛》:



这种节奏型源自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舞曲“瓜希拉”(Guajira)和“塞吉迪利亚”(Seguidilla)。在演唱过程中, 不时杂以尖声叫喊和即兴性的助兴话语, 诸如“来吧, 老兄”“哈哈, 真可笑”等, 任凭演唱者尽情发挥。喊话的形式来自西班牙的阿斯图利亚斯, 内容已完全墨西哥化了。“松”的作者沿袭了印第安人常以动物为地区命名的古老习俗, 也把“松”命名为“云雀”、“神鹰”、“鸚鵡”等。

“松”的乡土气息浓郁、气氛炽热; 加之“马里阿契”还不时地模仿牲畜的叫声, 表演者的拍手、顿足及滑稽的动作, 使“松”充分体现了墨西哥人民热情、豪放、乐观的民族性格。

二、“乌阿班戈”(HUAPANGO)

“乌阿班戈”流行于地处墨西哥湾的维拉克鲁斯。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口岸, 它犹如墨西哥的大门, 曾是西班牙文化的进口处和印欧混合性音乐文化的苗圃。这里, 先殖民地时期印第安托托纳克的文化以陶制“笑面人头像”而负盛名。“头像”开朗、幽默的艺术风格无疑是当地人民生活 and 民族性格的直接反映, 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在“乌阿班戈”之中。

“乌阿班戈”主要流行在三个地区:

(一)维拉克鲁斯州北部四个州交界处的瓦斯台克地区。这是个山区, 这里的人们把一切歌舞形式都称为“乌阿班戈”或“瓦斯台克松”。“瓦斯台克松”在音乐上独具特色的是骤然出现、升高八度的拖长、高昂的假声唱腔, 如《咕——咕——咕——小鸽子》:



曲调中常出现六、七度的跳进, 使旋律的动力性很强; 加之超八度的真假声交替, 地方色彩鲜明。歌词往往充满象征性的诗意; 用比喻、渲染、夸张的手法描写对爱情的倾诉, 如《美丽的谢里托》便是典型的一首: “……罗马的爱情射了一支箭, 她无心无意当儿戏, 却把我的心儿给射穿……你若不把这创伤来医治, 我的命就归天……。”

(二)“乌阿班戈”流行的第二个区域在维拉克鲁斯州的中部地区。这里的人们把“乌阿班戈”称为“村民松”。“村民松”的特点主要是民间小竖琴的运用和旋律中丰富的三连音。民间小竖琴体积小,共鸣箱大,有三十七至三十九根弦,按全音阶排列。它快速流畅的三连音和高音区明亮清澈的音色构成了“村民松”突出的风格特色。传统曲目有《班巴》,《西吉西里》等。据说有一种叫“卡来迪利亚”的“村民松”竟包括一百多首曲子,顺着次序能唱三个小时。

(三)“乌阿班戈”流行的第三个区域在该州南部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吉他在伴奏中的连续拨弦。

三、“兰切拉”歌曲(CANCION RANCHERA)

“兰切拉”是一种墨西哥土生的歌曲体裁,一译“乡村歌曲”。

西班牙歌曲(如“叙事曲”、“谣曲”等)的传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墨西哥歌曲的内容、诗词韵律以及曲调、节奏。西班牙歌曲的词由八音节一行的四行、八行或十六行的诗句构成。如《矫健的雄鸽》:



十九世纪初另一股异国音乐潮流——意大利歌剧——涌入墨西哥。美声唱法也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开花。一些本国的学者认为整个十九世纪中盛行不衰的意大利歌剧是促使墨西哥歌曲诞生的真正因素。十九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崛起,被加上意大利化的旋律后,“抒情浪漫歌曲”就应运而生了:曲调是意大利音乐的风格;歌词具有感伤主义的情调。词的韵律也不同:以十或十一音节一行代替了八音节一行。试译配《风声飒飒》的前两句:



约1870年左右出现了著名的歌曲《燕子》。曲作者为维拉克鲁斯州作曲家 N. 塞拉德尔;词由西班牙诗人 N. 德萨马柯斯作。

倦飞的燕子匆匆飞向何方?
你在暴风巾颠簸痛苦哀鸣,
寻求栖身之地而希望渺茫。

.....

这首意大利风味动人的告别歌曲,在五十年代被介绍到我国,这首歌可看作是“抒情浪漫歌曲”的典型。

什么是“乡村歌曲”呢?简单说这是“抒情浪漫歌曲”的一种变体。“抒情浪漫歌曲”主要流传于国内贸易中心的中部地区。各地经商的人把歌曲带回到农村、牧场,在那里,曲调被唱走了样,随后歌词也更动了。文学性很强的诗词被地方性古老陈旧甚至粗俗的语言所代替。这样,久而久之,意大利音乐风格变成了墨西哥的“兰切拉”,即“乡村歌曲”。

“兰切拉”的特点是曲调结构较简单,诗行音节长短不一,用词朴素自然,少于修饰,题材内容广泛并一扫感伤的气息。科尔特斯创作的《小华金娜》(十二音节一行)曾盛传于1910年革命时期:



“兰切拉”大都是2/4拍,但它又有别于古巴传来的、切分音丰富的“哈巴涅拉”舞曲的节奏。

四、“哈巴涅拉”(HABANERA)

来自美洲本大陆的,对于墨西哥音乐艺术有较大影响的是古巴音乐。从古巴传到这里的歌曲被叫做“舞曲”,并分别称为“克里奥约舞曲”和“哈巴涅拉舞曲”。

1866年墨西哥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C. 门德斯在首都演唱了哈巴涅拉舞曲《鸽子》。它是西班牙作曲家 S. 依拉弟尔在一次旅游哈瓦那时创作的。歌曲优美的旋律和富于生气的节奏使长期沉迷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音乐的人们耳目一新。它被各阶层人们所喜爱,所以很长时间这支歌被误认为是墨西哥歌曲。作曲家们被这种古巴舞曲的节奏型所吸引,也创作出许多美妙的墨西哥“舞曲”。德特哈达1901年发表的《誓言》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首。

哈巴涅拉舞曲有两种形式,一是声乐曲,一是器乐曲(沙龙舞会用)。上个世纪后半叶这两种形式都很流行。1910年革命以后,人们更需要富于战斗激情的旋律,哈巴涅拉舞曲就不那么时兴了。

大部分哈巴涅拉舞曲都是2/4拍,近似“探戈”的节奏,曲调徐缓。也有一些受到西班牙舞曲的影响,为6/8拍。它的乐句少至七音节,多至二十三音节(8+5+5+5);其中以十音节和双五音节为一句的最典型。如《誓言》的前半段为双五音节:

(下转41页)

剧性的优秀剧作。

谢弗一贯探索的是，世界上到底什么是异常？这种异常是不是真正的异常，还是只有这种异常才是真正的正常？当它与社会发生冲突之时，不是正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宽容吗？让客观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从而祈求理解、宽容。《阿马德乌斯》在这些方面的成果则是达到了顶点。

究竟是什么夺去了莫扎特的生命？医学家和学者们都想揭开这个秘密。

在圣玛尔库斯基地的登记册上，死因是“急性粟粒疹热”。可这也许只是病状而已，因为当时把高烧发冷，皮肤发疹等症状都用这种名称称呼。

后来，有人推测莫扎特死于脑膜炎，但因为莫扎特直到临死前不久还有意识，所以可能性不大。1905年，法国人巴洛提出莫扎特死于肾萎缩引起的慢性肾炎的说法，而研究尿毒症的学者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莫扎特临死前最后一个月应该是相当痛苦的。

从那以后，继续出现了一些推论。布贝塔尔圣约瑟夫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弗朗茨·赫尔曼诊断证明，莫扎特死于一种“发高烧的疫病”。例如败血症菌、葡萄球菌、链球菌等细菌的感染。

根据医师洛倍斯·冯·哥尔迪斯1823年的报告，可以认为莫扎特确实死于流行病，因为同一时期内，维也纳有很多人患这种病死去，其症状与莫扎特完全一样。

奇怪的是，其他死者的病因栏里没有一个填写“急性粟粒疹热”的。再说莫扎特去世的那一周、那一月，死亡人数并没有比往常增加，大概不能说是疫病流行地。

莫扎特真是自然死亡的吗？他在去世前不是说过“施了毒”吗？1791年12月，莫扎特死后仅几个星期，柏林的《音乐周报》上登载的文章里就这样写道：

“莫扎特的尸体肿胀，所以有人怀疑他是中毒死亡的。”

可疑的施毒者也立即被发现，他就是莫扎特最大的竞争者——宫廷乐长萨里埃利。

据说萨里埃利到了七十三岁，即将死去之前，曾有过自白。但当时没有证人在场，这只是市中传说罢了。

传说当时作曲家依吾那茨·莫休雷斯曾严肃地对已是奄奄一息的萨里埃利说：“外面那种可恶的传说，一定不是事实，请你凭信誉来证实那是乱说。”

有没有这样的事呢？直到当今二十世纪，支持这种莫扎特被杀说的书籍还在继续出版。有一点是肯定的，莫扎特死去时的情形，与慢性水银中毒的症状酷似。背痛、疲劳、忧郁、休克、过敏和高烧发冷，四肢肿

胀等等。

1973年，医师迪塔·格尔那博士写道：“从到目前为止的资料来看，莫扎特死于水银中毒是无可置疑的。如果下意识地排一下的话，他一定是1791年夏天开始服的毒，最后第二次是在11月中，服下了致命的量。”

那么终究是被杀的了？

有可能。但我们还不能断言，因为杀人动机和杀人凶手都不明。

关于这种毒杀说法，还能举出一些设想来。

一位研究莫扎特的学者主张，莫扎特曾与一个剧场里的女子有过风流韵事，从此得了不治之症——梅毒而受难。

可以设想：莫扎特因不好意思去医生那里看病，从而听了班·斯维登男爵的劝告，服用了男爵父亲的药和白兰地酒，其中都放入了水银，想以此来治疗梅毒，引起了世间的议论。水银是二百年前治疗疫病的唯一药品，可以毫不过份地说，吃了这种毒品的病人，绝大部分走向了死亡。对于梅毒这种病，情况也一样的。那么，莫扎特服下的那份“灵药”是从斯维登男爵那里得到的？

还是不明。

莫扎特自己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而所有能设想为施毒者的人，又一个个保持沉默，恐怕不能怀疑他们是杀人者。是这位杀人者挡住了去墓地送葬的人们而使莫扎特安息的地方永远不明？就是他后来又去掘墓遗迹来妨碍人们的追查？

所有这些只能忆测，没有证据。说不定能揭开秘密的材料还沉睡在某个记录保管所里。

这就是伟大作曲家莫扎特留给我们的谜，它有朝一日定会真相大白。

(上接 31 页)



上个世纪下半叶欧洲曾风靡“哈巴涅拉”，我国广大音乐爱好者也早就从歌剧《卡门》熟悉了这种体裁。

(未完待续)

王雪